

华夏第一国

夏后

长河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华夏第一国
·
夏后

长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第一国·夏后/长河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6667-7

I. 华... II. 长...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1704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8

责任编辑: 马文莉 mwl@cyp.com.cn

营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4017809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1

字数: 28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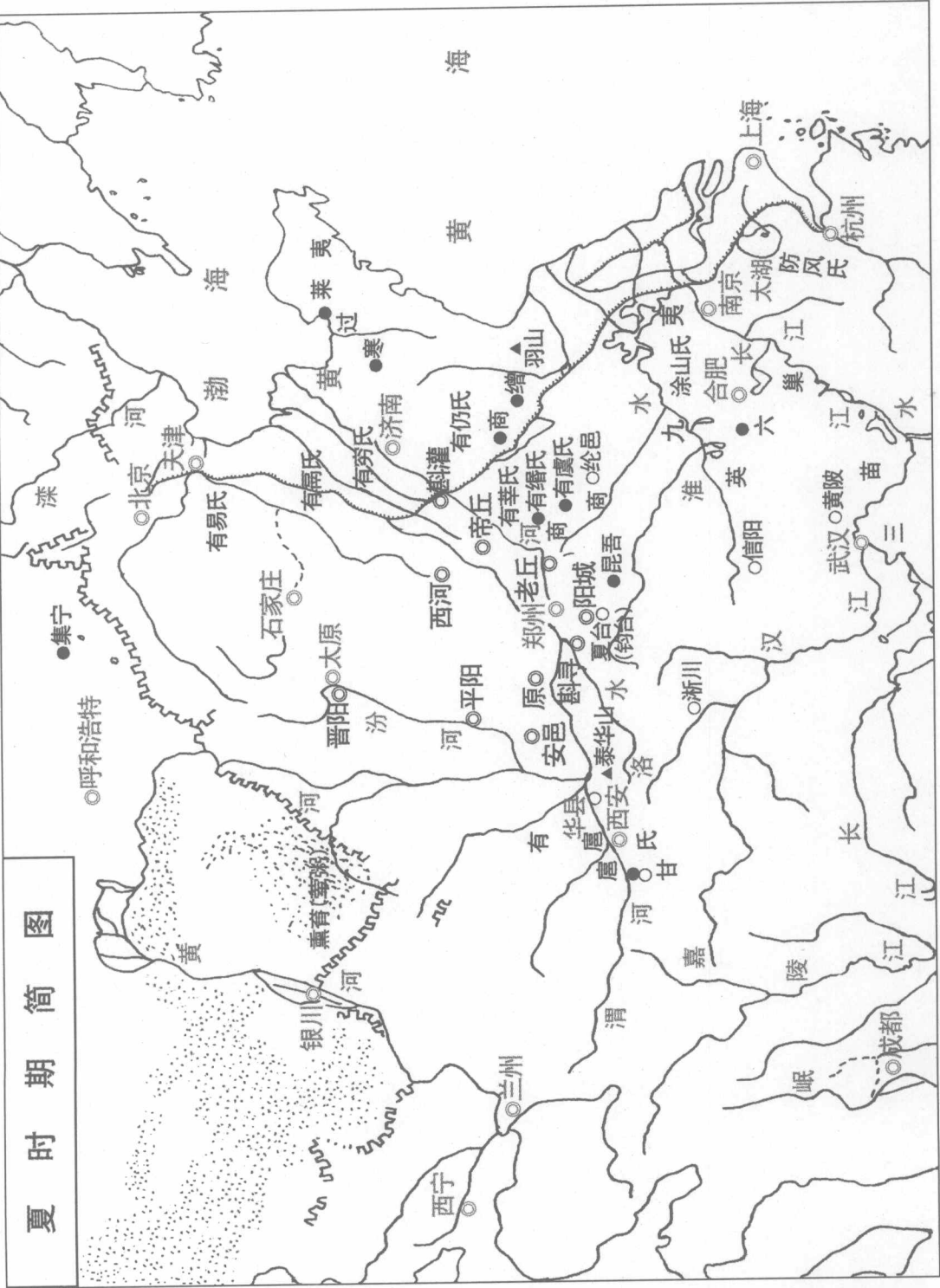
版次: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3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35821



目 录

041		五國公使新到京 章十二第	
123		散國快面 章一十二第	
180		五西 章二十二第	
170		事蹟疑難 章三十二第	
171		火點強二銀局揭 章四十二第	
184		謝結張王, 羅張 章五十二第	
193	首 章 破天一刺		001
199	第二章 会稽山,篝火旁		010
210	第三章 伯益王安定都城		016
210	第四章 生与死就在今天决定了		022
227	第五章 谁在复仇		032
236	第六章 青阳宫启帝组阁		037
244	第七章 钧台		045
262	第八章 箕山,没有歌声		051
272	第九章 元畴起兵屈骛城		061
280	第十章 少年羿鹿苑射鹰		068
287	第十一章 甘蝇		078
296	第十二章 打得他再也翻不过身来		086
302	第十三章 上相去职		094
308	第十四章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01
312	第十五章 神像与酒杯		108
324	第十六章 收寒取过		118
	第十七章 太子阍北巡		126
327	第十八章 时机		132
329	第十九章 太康帝之死		138

第二十章	寒浊谋划定朝廷	146
第二十一章	面对国难	153
第二十二章	西征	160
第二十三章	都城起事	170
第二十四章	斟寻城二起战火	175
第二十五章	短垣,生死战场	184
第二十六章	女奴娜怜	193
第二十七章	壶领山猎犀	199
第二十八章	元妃宫喋血	210
第二十九章	皮囊里装着羿王之骨	219
第三十章	在窖棚里长大	227
第三十一章	东山会猎	236
第三十二章	快乐	254
第三十三章	游学	263
第三十四章	我只要个女歧有何不可	271
第三十五章	二姚	280
第三十六章	突变	287
第三十七章	竖由用智	296
第三十八章	靡兄长收复都城	302
第三十九章	斟寻城三起战火	308
第四十章	少康登帝	317
末 章	大国中兴	324
附 录		327
	四大家族	329

主要人物	330
氏族	333
大城	334
部落 地名	335
名器	336
后 记	337

首 章

破天一刺

这个古老的故事是从家族争斗开始的。公元前 2198 年，即夏历癸未年三月，有夏国君主大禹把帝位禅让给了偃氏家族的伯益，随即东南巡狩。这一年，禹帝已是百岁老人了，此番出巡，显然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都城阳城是姒氏家族的封地。按照惯例，伯益王受禅之后要从都城迁出朝廷，把阳城还给姒氏伯启。这就是“迁都避位”。尧帝禅位给舜帝，舜帝为了回避尧帝的太子丹朱而把都城迁到了南河；舜帝禅位给禹帝，禹帝回避舜帝的太子商均把都城迁到了阳城；伯益王受禅为帝，当然也不能例外，为了回避启王，也要迁都，地点是偃氏家族的封地斟寻。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禹帝即位的时候年事已高，国家政务一直由启王代理，启王辅政多年，深受诸侯、朝官和民众的拥戴。如果伯益王迁都斟寻，民众不跟从，诸侯不朝拜，他的帝位就不保了。伯益王贤德，把天子之位看得不重。但他的两个嫡生儿子伯高和雄会却没有父亲的胸怀度量，在他们眼里，帝位不仅是特权，更是荣誉。父亲受禅却不能即位，对偃氏家族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伯高是朝廷卿士，官职为大司寇，他知道若想保住父亲的帝位就不能迁都。而不迁都朝官不满，诸侯不服，天下动乱，就难免用武了。他指使儿子元畴在箕山训练族兵；他的姻亲、有扈氏大廉侯在屈骛城也组建了军队。杀伐之气就这样被悄悄地渲染起来了。

危机四伏的都城表面还是平静的，看上去只是比平时清冷一些，人们把不安和凄惶藏在心里不露出来。五月初八是夏至，早晨，伯益王带领朝官到都城南郊祭神。远古时期，祭神是一件大事儿。夏至的前三天，伯益王和参与祭祀的朝廷礼官

都要斋戒沐浴。具体日期是由日历官计算出来的。神是南方之神，名祝融。盛夏来临，谷物生长，祭祀祝融，就是希望能够风调雨顺，不要干旱，也不要有冰雹霖雨。神有时听，有时不听。如果不听，帝王就要守约勤政，责己修德。

祭祀之后，朝官们跟随伯益王回王府议事。禹帝出巡之后，伯益王就下令关闭了禹宫方城，把朝议的地点从明堂改在了王府内的总章宫。伯益王是个矮胖的老人，表情随和，神态安详。他坐在用熊皮铺设的王座上，官员们分坐在两旁。信使来报告说，巡狩队伍已经过了羽山，正南下去涂山氏。禹帝身体状况不好，御医巫彭预言六月上旬将有大事。伯益王吩咐卫士到启王府通报消息，让启王有所准备。山陵将崩，迁都避位的事情就摆在面前了。伯益王说，如今的朝廷已不是尧舜二帝时的朝廷了。舜帝朝重臣只有二十二位，城池狭窄鄙陋，迁都不难。可现在朝官上百员，而都城又多次扩建，方城内有明堂和九鼎，城南有诸侯馆舍，轻易迁都，破败都城，劳民伤财，不是求安之道。但禅位旧制也不可轻废。伯益王说，迁都是为了避位守孝，可去其名而求其实。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将立即去斟寻避位，守孝三年。这期间，朝廷政务将谋划于卿士，决策于首辅。至于都城迁与不迁，首辅将根据时势财力从容而为。接下来伯益王发布诏命，任命日历官尚仪为大司徒。伯益王说，朝廷首辅史皇跟随禹帝巡狩，未归之前朝中事务暂由尚仪总揽。

朝会的当天晚上，尚仪到大司徒府上来见伯高。伯益王在总章宫宣布要只身去斟寻避位，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首辅史皇是启王的太子太康的内兄，他忠于启王，反对禅位，让他来管理朝政，用不了三年，启王就会重新获得天下人心，待伯益王守孝期满，再想登帝位，岂有可能？

尚仪走进大司徒府客室的时候，伯高、雄会兄弟正在等他。还有一个人坐在席子上喝酒。此人的模样有点儿怪，头发盘在顶上，天很热了，还穿着一件虎皮坎肩。他便是西部强盛大族有扈氏的大廉侯。大廉侯是伯高的亲家，元畴的岳父。帝位移祚，江山摇撼，伯高要借助他的势力来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尚仪坐下，奴仆给他倒酒。伯高摆摆手让奴仆出去。大司徒府上有一种阴郁肃杀的气氛。府后有监狱，

监狱为圆形地牢。偃氏家族，皋陶、伯益和伯高，三代为朝廷大司寇，堪称刑狱世家。因为世代和罪犯打交道，偃氏兄弟不免养成了严苛冷酷的情性。特别是雄会，他是司狱，是专管关押犯人和按律行刑的。他身材魁梧，满脸凶气，就像个刽子手。待尚仪坐稳，伯高先开口了。他说，父亲去斟寻守孝，这事儿断不可行。必须起兵，武力管制都城，迫使父亲在禹帝崩殂之后立即登帝位。重任就落在大廉侯身上了。尚仪问兵马准备情况。伯高说，大廉侯有三千族兵，已经集结于屈骛城。另外，元畴也把队伍从箕山拉到了斟寻，族兵一千人，另有一千是工匠兵。这些工匠是为修筑伯益王避位宫室征召来的，元畴训练他们使之能够打仗，至于是否真正能够打仗尚未可知。禹帝在位日久，天下平静，诸侯没有军队。四千族兵已经不少了，元畴组建工匠兵并无必要。伯高说，巡狩队伍带走了都城卫士，启王府是启王的庶子季鱼在主事，没有戒备，控制都城并不难。只是武观正在北阳山训练姒氏族兵，免不了要打一仗。尚仪沉默。武观是启王的第五个儿子，性情刚烈，又精通武事，如果偃氏动武，他必不能善罢甘休。

雄会说：“武观训练的族兵不超过五百人，让元畴消灭他们就完了。”

伯高说：“斟寻的兵马不能轻用，不然诸侯就会把矛头指向父亲了。”

大廉侯说：“我分出一千兵马打他就是，用不着元畴动手。”

尚仪摇头说：“即使是大廉侯去打他，偃氏也不能摆脱引发家族争斗的罪名。罪责必须由姒氏家族承担才行。”

伯高说：“启王在家静守，子孙不出王府，想让他们挑起纠纷恐怕不易。不知大司徒有何良策？”

尚仪说：“我思谋已久，有一计也许可用。武观有勇无谋，性情浮躁，派一个武士去北阳山刺杀他，他定会激怒，带兵回城。雄会可率领府兵狱卒，与他争斗于都城北门。大廉侯以勤王名义，顺势带兵进城，或许可以济事。”

伯高点头说：“确实不错。”

尚仪说：“刺杀武观，只能伤他，不能杀他。不知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伯高会说：“我有一个武士，名叫孟岳。他与女监狱卒陇廉私通，被我关在牢里惩戒。如果把陇廉赐他为妻，他必效死命。”

尚仪想想说：“就是孟岳吧。”

接下来几个人商议细节。动手日期定在六月朔。这一天大廉侯带兵驻扎在都城之西十五里的隰原，待动乱兴起，立即进城，控制局面。

伯高起身对尚仪鞠躬说：“大司徒辅佐偃氏，伯高感激不尽。”

尚仪茫然抬头说：“我也是为了禅位制度不被破坏而已。”

阳山在都城之北四十里左右。山不高，连绵向西。山上多栎树。山地起伏，有大片草地和丘陵，适合练兵。因为禹帝不许封闭猎场，都城百姓都可以到这里来打猎，所以山上树木虽多，野兽却很少。猎场周围插着旗帜，旗子上面画着熊虎图案。山下一片开阔的草地上，设有兵营。早晨，烟岚袅袅升起于水面，霞光辉映于东方，一幅清爽宜人的景象。

武观和妻子媛妃骑马回营地大帐，身后跟着卫兵。他们晨猎回来，马匹上挂着猎物。今天猎到一头野猪，这让武观非常高兴。阳山上这种大野兽已经很少见了，偶尔猎到一只，免不了要神气一番。武观喜欢狩猎。在启王诸子中，只有他精通武事。他自恃甚高，人们把他和伯益王的嫡孙元畴并称为“有夏二杰”，他并不认可，一直盼着和元畴较量一番，见个高低。但元畴从小就居住在斟寻，没有比试的机会。

武观二十四岁，媛妃和他同龄。武观的头发披散着，媛妃的头发则用一条彩帛束起来。武观右袒，右袒是为了挥舞兵器方便；媛妃则左袒束腰，婀娜妩媚。两人都背着弓箭。武观的腰间挂着一柄长剑，剑鞘用坚硬的水牛皮制作。这是一把名剑，名为“煮水”。武观视此剑为性命，从不离身。

猎场有士兵五百人，都是姒氏族人，或是子弟，或是家丁。武观把他们分成五队，每队设一位百夫长。训练的项目为攻杀、角力、骑射和追逐。攻杀时要把长矛的

矛刺去掉,以免伤人。那时候盾牌还没有发明出来,攻杀时难免有人受伤。两军相对,鼓声一起,武士们就热血沸腾,不管不顾了。角力就是摔跤;追逐就是围猎。演练的时候,武观和媛妃就站在山坡上观看。有时武观也上去试一下身手。他的绝技是投矛,能把长矛投出一百步,并刺透厚厚的熊皮。媛妃使用的则是一把轻弓,射力不足却敏捷而精确。

媛妃不是别人,正是伯益王的孙女,伯高的女儿。他们的婚事是禹帝做主操办的。禹帝看好了这对年轻人,让他们结亲以使姒氏和偃氏两大家族和睦相处。武观和媛妃壬午年十二月结亲,半年来,两人相亲相爱,感情越来越深。武观刚烈却不乏柔情,媛妃则温柔中又有飒爽之气,可谓天作之合。然而,这堪称完美的姻缘从一开始就笼罩了一层阴影,两族的纷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越是恐惧,两人抓得就越紧,就像溺水的人,抓住对方就不想再松手了。

有一次武观问媛妃:“如果我们两个家族争斗起来,你站在哪一边?”媛妃说:“不许你这样问我。”

看到爱妻为难,武观心中不免隐隐作痛。禹帝禅位,武观并不认为伯益王就此把帝位拿走了。父亲启王的威望在有夏国无人能比,迟早会收回帝权。不过偃氏也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两族相争必有一伤,谁也回避不了这个事实。

媛妃说:“武观,我们的婚姻是禹帝赐予的,神会保佑我们。神会让我们两家永远和睦相处的。”

武观说:“那我们就祈祷吧,让神保佑我们。”

但禹帝毕竟是人不是神,灾难还是如期来临了。

六月初一的傍晚,几辆牛车来到了北阳山猎场。孔武粗壮的孟岳骑马走在前面,这个大力士,为了女人陇廉,来此扮演杀手的角色了。牛车上装着酒袋和鲜肉,还有粮食。后面一辆车上,坐着大司寇府的管家乌木和媛妃的侍女宁。猎场上正在训练。卫兵拦住他们。乌木对卫兵说,自己是大司寇伯高的家臣,来看望媛妃。卫兵跑到山坡上向武观和媛妃通报。听说有家人来看望,媛妃高兴极了。武观命令停

止训练,和媛妃一起前去迎接。武观认识乌木。乌木那张扁脸在都城名气很大,他总是很和善的样子,把奸诈隐藏得很深。武观有一次看他鞭打逃奴,皮鞭过肤,肉皮上几乎看不出鞭痕,但从逃奴的惨叫声中,便知鞭深及骨了。侍女宁下车叩拜媛妃,媛妃拉起她,两人抱在一起。看到她们亲热的样子,武观心中愉快,就请客人到大帐中休息叙话。乌木命随从把酒、肉和粮食抬进来,对武观说,自从媛妃出嫁,一直在北阳山狩猎,半年多了,伯益王非常想念孙女,让他来接媛妃回城,请武观放行。媛妃听说祖父想她,顿生思念之心,眼巴巴地看着武观。武观说,伯益王想孙女,媛妃就回去吧。武观放行,大家都高兴,只是媛妃又舍不得武观了。武观说,阳山离都城不远,想回来就回来。

乌木带来了好酒。那时候用皮袋子装酒。装满酒的皮袋儿模样非常滑稽,像秃鹫,因此人们称它为“鸱夷”。武观命令卫士把几袋酒送到各营去让士兵分饮。篝火点起来,营地飘散着烤肉的香气。果然是好酒,咽到肚里发热,壮人胆气。乌木说,久闻公子精于武道,善练士卒,何不让阳山武士操练一番,以祝酒兴?武观说好,就吩咐卫兵去营寨找人。猎场上从来不缺乏出色的武士,不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人。大帐前面热闹起来了。武观说:饮酒游戏,输者不罚,胜者赏酒。开始吧。两个武士率先上场,抓住对方的坎肩摔打起来。说是游戏,武士们并不想放弃这个争脸的机会,较起劲儿来也是你死我活的样子,几轮过去之后,场上只剩下了两名武士。两人争强,扭住对方不放手,一来一去几个回合,不分上下。

乌木的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神色让武观看了心里很不受用。乌木说,阳山武士的本事他已经看到了,正巧他也带来了一名武士,让他和几位英雄比试一番行不行?武观说,好啊,让他去试试身手,也叫我们开开眼。

得到允许,孟岳就上场了。这个传名千古的大力士个子并不高,只是又宽又厚,穿着熊皮坎肩,右袒,像个刀斧手。他稳稳地走上前来。两个武士正扭在一起,他一手抓住一个,一下子就把两个人薅开了,力气之大,让人瞠目。一个武士不服,回身揪住孟岳的坎肩,想把他拉过来。可孟岳稳得像一棵树。武士调整姿势,打算

用技巧摔他。孟岳往前迈了一步，突然发力，这位武士一下子就被扔出去了。场面变得紧张起来。他是武观手下最强的武士，如此这般被摔，武观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乌木得意洋洋。按角力的习惯，被摔倒之后不能再战，要想挽回面子就得再上去一个。孟岳如法炮制，第二个武士被摔得更惨。武观阴郁地看着第三个武士和孟岳斗勇。岂是斗勇？武士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火堆旁边已然升出杀气。当第三个武士也被摔倒之后，武观上场了。

武观并不是角力的好手，他擅长投掷，武观上场让众人非常担心。看孟岳的意思，并不会因为武观的特殊身份给他留面子。武观若败，北阳山的士气就丢没了。几位百夫长上来阻拦。武观让他们闪开。他说，有这么好的勇士在场，不跟他学习一下就太可惜了。两人对视，武观冷冷地盯住孟岳那张丑陋凶残的脸孔。孟岳伸手抓住武观的坎肩，没等他发力回拉，武观突然向前，用肩膀撞击孟岳的胸部。孟岳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坐在地上不算输，孟岳站起来接着斗，武观不等他站稳，抓住孟岳的坎肩，顺势向右提拉，孟岳身体失重，武观发力，一下子就把孟岳摔倒了。

众人欢呼，武观哈哈大笑，他用力用巧，不露痕迹便战胜了孟岳，灭了偃氏的威风，长了自家志气。武观正美呢，孟岳开始执行任务了。他顺势在地上打滚，从皮护腿里拔出短剑，一跃而起，对准武观的后心，又狠又猛地刺了过去。这一剑明显要置武观死命。众人无不惊愕，就连乌木也“啊”了一声，吓出一身冷汗。

来北阳山之前，雄会对孟岳的指令很清楚，那就是只能伤武观而不能杀他。孟岳虽憨，却是不蠢。他知道，如果只伤武观而不杀，武观决饶不了他，那他只有等死。要是他杀了武观，或者还可以乘乱逃命。剑未到，风已至。武观反应极快，闪身躲避，短剑深深刺进了武观的肩胛，武观一头栽倒了。场地一片哗然。孟岳来不及刺第二剑，纵身一跃，跳到一匹马上，打马朝丛林跑去了。

武士们纷纷上马要追，武观摆手，让大家扶他起来。他从卫士的手中拿过长矛，奋力一掷，长矛在空中划出弧形，深深刺在孟岳的后背上，孟岳一头从马上栽

下来，死了。

真是一个骚乱的夜晚。疼痛在武观的肩上，痛苦却在媛妃的心里。武观在帐中昏睡了一夜，媛妃拉着他的手不松开，默默流泪。丈夫生命无忧，自可庆幸，可后果让她害怕。孟岳刺杀武观，是叔叔雄会所指使，可乌木是大司寇府的管家，父亲也不能没有干系。难道不祥的预感真的要变成现实？难道两族的争执必须要在刀剑影中开始吗？

武观上午醒来。由于失血过多，脸孔苍白，表情还算平静。他命令卫士押乌木进帐。媛妃问，你不会杀他吧？武观摇头说，刺杀我的人已经死了，我不会再杀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问清楚的。乌木被带进来，身上捆着皮绳。一同被带进来的还有他手下的几个家丁，同样被皮绳捆得结结实实。武观把煮水剑从剑鞘里拔出来，用鹿皮擦拭着。

乌木脸上并无惧色。

武观说：“刺我不死，你有何话说？”

乌木说：“一死而已。”

武观说：“不错，你还有点儿胆气。我想问你，是谁指使你和孟岳来刺杀我？”

乌木不答。

武观说：“我是启王嫡子，大司寇之婿。你一个小小家臣决不敢行谋杀之事。说实话，我饶你不死。”

乌木说：“我不惧死，岂用你饶！我只能告诉你，我杀你不为私情。伯益王受禅为帝，你姒氏家族并不甘心，启王隐忍，拒不臣服；太康结党营私，密谋行篡；你武观狩猎阳山，习兵黩武。就是乌木不来杀你，别人也会来杀你。”

武观冷笑，说：“国家大事，岂是你所能言？我父亲自被罢黜之后，安心于家，不见朝官；我兄长太康、仲康伴驾巡狩；我奉父亲之命在北阳山训练族兵，为的是迁都之后接管阳城防务。这都是朝廷认可之事。武观在此狩猎半年，无一日离开过阳山，没见过一位朝官，没做过一件越轨之事，这一切都是媛妃所亲见。如今祖父禹

帝尚在,说我家族行篡,你不觉得可笑?”

乌木说:“你不用多说,杀我好了,我乌木要是眨一下眼,就算不得偃氏家人。”

武观说:“你的血还不配染我三尺之剑。”他转身对媛妃说:“谋杀之事,一定是司狱雄会所妄为。武观请媛妃跟随乌木回都城,代我诉于朝廷,明示我武观并无叛乱之心。但雄会欲置我于死地,这事儿我绝不放过,朝廷必须给出说法。三天之内,如果没有回报,武观将亲自回都城面见伯益王申诉。”

武观的伤口还在淌血。媛妃摇头说:“我不回去。”

武观说:“媛妃必须要回。只有你才能证明武观无辜。我武观能忍一次,忍不了第二次。媛妃一定要说服伯益王严惩雄会,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避免两族杀戮流血,重任就在你媛妃身上了。”

媛妃点头说:“武观放心,女媛一定秉公而诉,让祖父严惩肇事之人。”

媛妃为武观重新包扎伤口。武观命令给乌木等人松绑,放他们回城。还是那几辆牛车,还是那几个随从,只是骑在高头大马上孟岳不见了。武观和媛妃相拥而别。情人一旦分手,再见便成仇敌,想到此武观心中怎能不痛!

牛车消失在丛林里,武观回到大帐,族人们都在帐里等他。武观轻易放回乌木,让他们迷惑不解。偃氏动手杀人,诉于朝廷又有何用?

一位百夫长问道:“公子真的打算等朝廷给出公道?”

武观摇头说:“媛妃回城,恐怕连伯益王的面也见不到。刺杀虽是雄会安排,但主事者必是伯高。他们杀我,意在武力控制阳城,不想迁都。阳城为我姒氏家族所有,我岂能容他们在这里为非作歹,肆意行凶!”

百夫长们朝武观拱手,说:“我等如何行动,请公子吩咐。”

武观说:“即刻整顿兵马,酉时出发,子时入城。我要生擒雄会,质询伯益王,接管阳城防务。”

第二章

会稽山，篝火旁

禹帝这最后一次出巡带出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有朝官、卫队、族人和家眷。长孙太康、次孙仲康奉父亲之命跟随巡狩，照顾祖父祖母的生活。朝官则是禹帝亲自选定的，有三位：首辅史皇、共工官奚仲和司城叔胤。禹帝的意思很明确：死哪儿埋哪儿，有他们三位跟着，自己归天之后，筑基建庙的事情就不用再麻烦朝廷和当地诸侯了。当然，禹帝的用意还不止这些，对此史皇、太康等人心知肚明。他们反对禅位，禹帝就把他们都带出都城，给伯益王自主组阁提供方便。为了禅位成功，禹帝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史皇和一些年轻的朝官不赞成伯益王受禅是有原因的，并非仅仅是家族利益的争夺。禹帝末年，人口激增，有夏国的疆域比舜帝时扩大了数倍，有万国之称。可氏族部落，各自为政，大小贫富强弱不均，攻伐吞并之乱常有。若使国家长治久安，就需要强化朝廷，一统四海。史皇首倡建立大国，启王赞同，却遭到伯益王的抵制。伯益王认为无故改变先王之道是自讨其乱。即便伯益王不反对，没有启王在民众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建立大国也是不可能的。为此史皇等人才极力主张启王袭位。

巡狩路线是禹帝亲自选择的：先去羽山，然后南下到涂山氏，如果可能就走得更远。癸未年六月初，在涂山至会稽山的途中，禹帝病危。车队还在行进，队伍沉寂，只有牛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禹帝躺在车里，时昏时醒。倩妃坐在旁边照料。禹帝年高，归天或早或晚，不为短寿。倩妃心里明白，但伤感难耐。倩妃对禹帝情深意笃，禹帝对倩妃也心存感激。禹帝的第一个妻子是涂山侯的女儿，叫女娇。女娇生下儿子启不久就去世了。是倩妃把启养大，视启如同亲生，母子感情至深至厚。